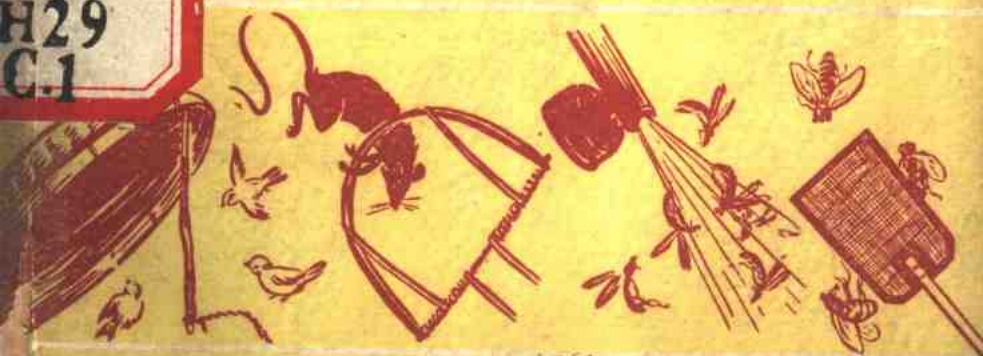


除五害灭四病工作经验



湖南人民出版社

1.249
H29
C.1



編号：(湘)1614

除五害灭四病工作经验

編輯者：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号)

长沙市新村路

印刷者：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

长沙市蔡锷中路

发行者：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5/8

字数：34,000

1959年4月第 一 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

统一书号：14109·31

定价：(5)一角二分

編 者 的 話

1958年，湖南除五害、滅四病、講衛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出現了許多基本“四無”縣市和基本消滅了四病的縣市。成績的獲得，是黨的英明領導和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結果。

現在，黨又提出了“全黨動員，全民動手，基本除淨五害、滅盡四病，向建國十周年獻禮”的口號。這一任務是光榮的，卻又是十分艱巨的。說光榮，因為這是一項“移風易俗，振奮民族精神”的事業；說艱巨，因為這裡還有許多工作要去做，許多困難要去克服。不過，工作一定會做得好，困難一定能夠克服，因為解放幾年來特別是1958年的苦戰，不少地區已積累了許多除害滅病的工作經驗，可以引導我們順利前進。

這本小冊子中的一個專區和五個縣市的工作經驗，是較為全面和成熟的。這些專、縣、市，都在1958年12月被選為湖南省參加全國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的衛生先進單位。我們特把他們的材料選編出版，使大家學習他們的先進經驗，深入開展除五害、滅四病的愛國衛生運動，完成黨所交給的光榮任務。

1959年1月

目 录

零陵县除四害灭三病的工作經驗.....	(1)
株洲市除四害、講卫生的工作經驗.....	(11)
郴县专区基本消灭瘧疾的經驗.....	(22)
益阳县苦战两年根除血吸虫病的經驗.....	(29)
郴县奋战九十天基本消灭血絲虫病的工作經驗.....	(38)
湘乡县基本消灭鉤虫病的經驗.....	(44)

零陵县除四害灭三病的工作經驗

中共零陵县委宣傳部副部长 鄭立斋

零陵县过去是江南著名的一个高疟区，卫生状况很差。但在短短的两年时间消灭了瘧疾；5个多月的奋战，基本上实现了“四无”县；苦奋20天，基本上消灭了钩虫、血絲虫病；早在1958年9月間实现了产院化，托儿所、幼儿园化；随着人民公社的发展，改革了卫生机构的体制。更重要的是通过整风、反右派斗争，在医卫战线上取得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胜利，又在除害灭病的斗争中，用鮮明的事实驳倒了资产阶级的医学权威“学说”；反掉了“保守派”；批判了“伸手派”；树立了无产阶级的卫生志气和体系。这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医药卫生战线上的一个偉大胜利。

(一)

解放前，零陵不但是个高疟区，而且卫生状况恶劣，疾病接踵，民不聊生，与国民党的反动統治連接在一起，构成一副极为悲惨的图景。正如群众歌謠所形容的那样：“垃圾滿街丟，污水到处流，蚊蝇满天飞，鼠雀任意游，到处糞便冲天臭，人人摆子不脫手”。1945年瘧疾暴发流行，发病率平均在总人口的50%以上，很多地区100%的发瘧。那时候，很多村庄因患瘧死亡过半，群众畏俱逃避“瘟灾”，竟死走一空，如普里桥乡的伍家壩村，全村93人，1946年秋全部患瘧，死亡61人，其余逃难，全村变为廢圩。邮亭圩三皮唐家共有78人，从1945年起，連年人人患瘧，田地荒蕪，該

村貧农唐灵旺一家七口人，在1945年——1946年的二年中，全部因瘧死光。其他疾病流行也都异常严重，如1943年全县痢疾大流行，仅城关鎮一地死于痢疾的就有1,300多人。1947年霍乱流行，又在城关鎮死去160人。更可痛心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置若罔聞，見死不救，农村无医无药，加上群众缺乏科学知識，他們发病了只好求神拜菩薩，躲“摆子鬼”，还以为“有鬼纏身”。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心群众疾苦，在廢圩上建立起卫生机构网，贯彻預防为主的方針，組織大批医务人员进行防治，致使发病率連年降低，但在1952年，全县发瘧人数还高达100,882人，到1955年还持續在5万患者左右。疾病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失，旧社会不講了，就以1955年为例，五里牌的唐公村47戶、189人，那年6—9月患瘧的有148人，70个男女主要劳动力，正在生产最緊張的季節，全部病倒，两个月不能出工，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如蔣元娣一家6口，5人发瘧，連飯也沒人煮。这就使县委和广大群众，深刻的認識到不消灭疾病，搞好卫生，就不可能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消灭疾病就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但由于过去几年来未能冲破保守思想的束縛，因而所采取的治标措施較多，进展迟緩。

(二)

1956年，党中央发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綱要(40条)之后，提出除四害講卫生，限期消灭危害人民最大的疾病，这才使我們明确了除害灭病的方向，在省、地委的领导下，县委即組織了卫生部門，着手訂立除四害、消灭疾病的规划，并确定先以消灭疾病为重点，組織了县、区、乡三級防瘧委员会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自此，“書記挂帥、以除害滅病為綱”的全面衛生工作在我縣蓬勃地開展起來了。特別是1958年，在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巨浪推動下，我縣出現了一個衛生工作的大躍進：首先在全縣範圍內取得消滅瘧疾的完全勝利，自1956年起，經過兩年多的滅瘧鬥爭，到1958年已無瘧疾病人發生，瘧疾瘟神遠走了，自此全縣56萬多群眾徹底地擺脫了瘧疾的災難。

通過整風運動，打垮了資產階級右派向黨的猖狂進攻，解放了思想，提高了醫務人員的政治思想覺悟；特別是黨的總路線提出以後，使除四害講衛生的運動更加掀起了空前躍進的高潮。自1957年12月運動開展以來，經過5個月的奮戰，基本上實現了四無縣，在“五一”向省、地委報了喜，目前除五害滅六病，在已取得的勝利基礎上，正乘風破浪，奮勇前進。現在城鎮和農村，絕大部分地區都達到了家家愛清潔，人人講衛生，“五化”（廁所公共化，蓋子自動化，豬牛糞集體化，房屋周圍平坦化，綠化、花化）、“六有”（家家有蠅拍鼠具，戶戶有痰盂、人人有牙刷、個個有面巾，吃開水，用公筷）、“四勤”（勤洗澡，勤換衣，勤理髮剪指甲，勤洗衣被）、“二管”（糞便、垃圾統一管理），衛生狀況和人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到處是人強馬壯，心情舒暢。通過衛生運動，破除了迷信，提高了群眾的衛生知識，不但大大減少了疾病，還增集了大批肥料，促進了生產。

全縣已基本上消滅了鉤蟲病，大部分社消滅了血絲虫病。

隨着人民公社化下放了衛生機構，撤消了衛生所，改變了衛生機構的體制，現每個人民公社和鎮都建立了衛生院，每一個大隊都建立了防治站，每個大隊還建立了1—3個婦產院，每個產院有產床1—5張，產婦都能住院生產，得到生活方面的適當照

顧。每个生产小队有一个保健室。全县共有卫生院28个，病床650張，大队防治站115个，产院425个，产床750張，保健室916个。

鋼鐵工地和厂矿，都建立了安全卫生委员会，在5个鋼鐵基地建立了5个工地医院，96个医疗站，48个巡回医疗組，共有357名中西医药人員和296个农村保健員，投入了支援鋼鐵的保健工作，并出現卫星鋼鐵厂的先进卫生单位。

在医学教育方面，社社有初級卫生学校，县有医学院、卫生学校、中医学校各一所（計有高級医校学生61人，中級医校学生65人，初級卫校学生520人，中医学校92人）。

实现公費医疗化共40万人，享受了社会性公費医疗。

在大搞技术革命中，祖国医学大放光彩，整理出秘方单方2千余分，中医著作20部。每个公社开辟了3—5亩药圃，試制和种植中药。人民医院在技术革新中，发明創造2千余件，并消灭鑄声、改进制度、提高医疗質量等胜利的基础上，又取得了外科胸腔手术成功，抢救3个月嬰兒及三度燒伤达国际水平，中医針灸治疗产妇尿潴留，自制万能外科药等新成就。药材公司自制脚踏切药机成功，每架切药机可节约劳力15个。

由于除害灭病和卫生保健工作服务于生产，从生产入手，做到与生产“二安排”（時間劳力上的适当安排），“六結合”（即研究、布置、檢查、評比、汇报、总结生产时都結合卫生工作），因而运动就能顺利开展，同时对生产起到促进和保证作用，如积肥推动了卫生，卫生也促进了积肥。我县1958年一年积卫生肥平均每亩达500多担，以中苏人民公社为例，永兴大队共有431人，1956年有210人患病，损失了1,200多劳动日，1958年卫生工作搞好了，只有15个人患輕微感冒，并得到及时治愈，而未誤工。由于消灭

了瘧疾，減少了各種疾病，全县在总人口56萬中，經常出工的39萬多人，出工率占总人口的70%左右，对生产大跃进起到了极大的支援作用。群众作了很多頌揚除害灭病的詩歌，其中有一首是：“桐子开花雪白白，牆壁与你比清洁，蚊蝇病菌无处躲，身体健康搞建設。”

这些成績的获得，主要是由于上級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这些工作的实现和完成，都經历过尖銳的思想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在貫徹执行了党的路綫和取得整风、反右派斗争胜利，才获得胜利的。

(三)

在卫生战綫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表现在：是按资产阶级的观点，依靠少数“专家”，用“少、慢、差、費”去办卫生事业，还是切实地在党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按照总路綫的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办卫生事业。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卫生路綫与资产阶级卫生路綫之間的斗争。

首先我們打倒了资产阶级医药权威“言論”，取得了消灭瘧疾的完全胜利。

县委組織卫生部門着手訂立消灭瘧疾的规划的时候，瘧疾能不能消灭？怎样消灭？在卫生部門有着分歧意見：有的同志提出快速灭瘧的理想，主要用消灭傳染源的方法，先从人体上消灭瘧原虫，那就是：大規模的根治历史患者，进行社会性預防服藥，控制瘧源地，达到消灭瘧疾的目的。但保守派极力反对，他們認為：世界医学理論都明明記載，不消灭蚊子，不能消灭瘧疾。因此他們主張从研究蚊子的种类、生活习性入手，然后研究灭蚊的方

法，这才談得上消灭瘧疾。这显然是天瘧的二条根本不同道路的斗争。当这个斗争反映到县委时，县委进行了具体分析，認為消灭傳染源，根治患者，进行社会性的預防服藥，是从现实出发的一条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就当这整个规划开始执行，并受到了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的时候，有些“专家”們仍認為：“5年消灭瘧疾是无根据的空想”。一部分医务工作者也都表现了信心不足。

1956年初，县委根据控制或消灭傳染源能控制瘧疾的道理，开展了重点調查；并在五里牌唐公洞高瘧点进行了367人的血液檢查，阳性44人，原虫指数12%，脾肿49人，脾肿率6.32%。当时就認定携带原虫的患者，就是瘧疾的主要傳染源。如果在蚊子未起飞以前，能将这些患者体内原虫消灭或控制，使其不致为害，那么縱有蚊子也不会有瘧疾傳播。根据这个理想，接着又組織所有的医务力量，开展全面普查，建立一年历史以上的患者名冊。普查挨村挨戶进行的，先訪問出所有病的人，然后再逐一分析症状，是瘧疾就地登記起来。也有人說，仅从症状病史的調查“不科学”，应用显微镜进行血片和脾肿檢查。当时沒有条件做到全部血檢和脾檢，只能凭病史調查，調查結果，1955年全部患者48,736人，当时便决定从1955年下半年（6月份后）患者为对象，进行早期治疗，在4月底以前即完成了16,557人的抗复发治疗。当时发现的問题是：群众沒有病症，認為自己已无病，不愿吃藥，将发給他的藥存起来，这样就会使消灭傳染源的理想无法达到。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县委又将这个工作具体布置到区乡党委，一直貫徹到社，要求保証把藥服好。当时的办法是：“送藥上門，当面看服”。服藥人多的社，还組織服藥小組，由医生按时送藥，由社干部監督集体看服。这样便解决了群众不吃藥的問题。

5—6月份进行普查新患者，以便进行系统治疗。到7月份就开始以疫源地、山区，伐木工人、大型集会为对象，进行社会性预防服药。9月份召开全县防疟专业会，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了情况。决定采取“分兵把守，主动出击”的战略，向9月份发疟高峰进行战斗，经过1956年一年的紧张战斗，到年终统计发病人数下降至4,245人，比1955年下降了94%。

这个成绩是巨大的，但保守者却不承认这个成绩，他们说：“这不是防治工作的成绩，而是因为抗旱，雨水少，蚊子密度低，所以疟疾减少了。”他们仍坚持不消灭蚊子疟疾不能消灭的“定论”。

为了进一步证实原虫指数下降情况，又在福田乡高疟点进行了重点的调查，计血检3,456人，阳性63人，原虫指数1.8%，较原来12%降低了85%，脾检1,502人，脾肿38人，脾肿率0.25%，较原来的6.32%降低了96%。这些调查都雄辩的说明了，采取消灭传染源的措施，效果是显著的。1956年疟疾迅速下降，是党领导着广大人民投入抗疟斗争的主观努力战胜了疟疾，而不是由于自然条件所谓“天旱”的结果。

由于1956年摸索到的经验，1957年便更有信心，这年县委有系统的安排了抗疟工作。结果1957年底全县发疟人数又降至1,465人，比1956年降低了63%。

1958年春季抗复发治疗做得更为认真。在3月底前即完成了1,430人，春季度进行了普查，6月份进行了“三查”（一查上年患者与新掌握名册有无遗漏，二查春季抗复发治疗有无遗漏，是否合格，三查5、6月新复发患者），“三查”的结果，1958年1—6月份查出复发患者53人，经鉴定为26人，并当即全部系统治

疗全愈。从7月份起每个卫生所抽出一个干部专管防治瘧疾，县也确定一个专干来领导，着重搜索疫情。检查鉴定，特别是对外县流入人口，进行登記和瘧史問診，以外地流入人口、工地、山区为重点。在8月份以前完成了社会性預防服藥 49,775 人。8、9 月份，分別在过水亭圩、庄埠头的高瘧点进行流行病学的調查，在复查526人中，无一例有瘧疾症状患者和原虫阳性，零、冷二人民医院在1958年1—10月份就診人次 30,790 人中也未发现一例瘧疾，从多方面証明，瘧疾已經消灭，原来被認為“理想”的五年消灭瘧疾的规划，实际仅两年多的時間就已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所謂“专家”“权威”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俯首認輸了。

第二，是在預防为主的方針上与治疗为主的只顧收入的資本主义思想斗争，虽然預防为主的方針基本上已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斗争还在繼續。自开展除害灭病运动以来，部分社会医疗机构的人說：“我們是靠自己的收入維持生活的，政府不應該抓的这样紧，今天也去除四害，明天也去講卫生，誰管飯吃？”也有个别的医务人员說：“你們把病都消灭了，医师就会失业。”因此有一部分人对除害灭病抱着消极态度。有的国家卫生干部不愿下乡，怕搞卫生防疫丢掉“技术”等等。在消灭瘧疾的运动中，就这样思想进行了尖銳的斗争。經過討論批判、表揚先进等方法，开始建立了地段負責制，除年老、体弱和必要留在家里看門診的外，其余医务人员都有責任地区，負責发动群众，搞好除四害、講卫生、消灭瘧疾、送藥上門、田間送藥，医生主动找病人，扭轉了“医不扣門”的旧习气，执行了以預防为主的方針，这是除害灭病取得胜利的一个具体力量。

第三，認真执行党中央和省、地委除害灭病的指示，貫徹速

战速决，反复扫荡的方针，批判对除四害运动的观潮派和算账派。有些人对四害能不能消灭，还抱怀疑态度；另一种人决心不大，怕大搞群众运动，影响生产，他们想等待生产“空闲”的时候搞，因此仍主张慢慢来。四害能不能消灭？是速战速决反复扫荡，或是慢战慢决？除害灭病是有利于生产还是影响生产？是放手发动群众还是依靠少数人？这些是除害灭病中的主要思想斗争。我们在运动初期，结合整风，开展了鸣放辩论，用回忆、对比、诉苦、算细账等办法，使广大干部认识到除害灭病的重要。如芝城镇在开展辩论时，当群众回忆起痢疾流行死亡1,300多人时，群众深刻地体会到讲卫生的重要，因此芝城镇的卫生运动一直开展得好，并且经常。原石山脚乡井塘尾大队算出1957年因病误了1,550个劳动日，减少收入一千多元，群众和干部一致说：“不睡觉也要搞卫生。”这都使干部进一步认识到除害灭病与生产的重要关系。

解决卫生运动会不会影响生产时，首先培养了中苏人民公社作重点。这个社是文化、卫生工作的红旗，也是生产的先进社，由于他们卫生工作搞得好，真是人人精神振奋，人强马壮，满村诗画，到处歌声，群众生产情绪高涨。因为减少了疾病，出勤率经常达劳动力总数的98%。我们组织医务人员和干部参观了这个公社，以事实证明了开展卫生运动不仅不会影响生产，而且大大推动了生产。

認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除害灭病取得胜利的基本关键。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叫高山可以低头，河水可以让路，何况小小四害。抱怀疑态度的人，正是没有看到群众的力量，不相信群众，我县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除四害能手，如汽车站工人方东生

同志，不到一年工夫，一个人就消灭了麻雀5,600多只，并改造了新式鳥銃，總結出百发百中的射击經驗。15岁的小学生、少先队员刘发生一人扑鼠4,236只，还消灭麻雀35只，創造扑鼠工具4种、276件，更帮助学校92个同学仿制他的工具3,240余件，共消灭老鼠14,720只。食品經理部腸衣工人周承峰，自己出錢买了10多个扑蠅器，用腸衣誘扑，不到一个月就誘杀了70万只蒼蠅，还带动全厂掀起了扑蠅高潮。屠宰場过去是蒼蠅的大本营，現在已成为彻底无蠅的单位。过去大量孳生蚊子的場所，如池塘、污水池，通过养魚和人造肥料，使用硫磺茶枯，已再不是孳生場所了。再如廁所前后密封加盖，垃圾污物严格处理，使得蒼蠅无法生存。又用鬧洋花、大柳叶、汉烟杆、号高草、茶枯水等野生植物杀蛆灭子。真是英雄人物数之不尽，土方土法用之不竭。这就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巨大力量，那怕四害会飞、会钻、会藏，只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不但可以完全把它們灭光，而且只要很短的时间內做到。

贯彻速战速决反复扫蕩的方針，必須批判小干慢干的右傾保守思想；要想决心把五害除，必須大搞群众运动，大举进攻。因此，我县采取了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大战斗結合小战斗，突击运动結合經常的办法。我县在1958年开展了十余次大的战役，一百余次小战役，再加上經常工作，因此四害无喘息机会。

第四，批判“伸手派”“条件論”“正規化”，依靠群众建設卫生机构。社社卫生院化、队队产院化、托儿化等工作，均系发动群众办起来的；群众热爱自己所建立的机构，如糖石山乡女社員严冬秀，一听说办产院、幼儿园，她把家里的半斤麻、15个雞蛋卖了錢送給产院，她說办产院、托儿所是为了自己，自己的事业該

自己办。但在办产妇产院的过程中，右傾保守派強調条件，迷信“正規”，認為沒有医生，沒有設備，办不成产妇产院，就是要办也要先培养人材，然后搞設備才能办好。这都是單純从技术观点出发的論調。过去两年只办了2个产院，在批判了这些伸手派、条件論以后，5天就办了400多个产妇产院。在培养訓練方面也一樣，过去強調正規、条件、集中，由于現在采取了先普及后提高的办法，分二級訓練，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助产員、保健員、保育員共六千多人的訓練。現在各公社都自己开办了初級卫生学校，开始培养初級人員，这都是克服了保守思想以后的跃进局面。

(四)

卫生工作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沒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做出成績的。我县以除害灭病为綱，全面卫生工作大跃进的出現，便是在書記挂帅，亲自领导下，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无产阶级的卫生路綫取得完全胜利的結果。

我县除害灭病的巨大胜利，是党的总路綫的胜利，是群众路綫胜利，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也雄辯地証明了一切科学事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发展。

株洲市除四害、講卫生的工作經驗

宋 勤

株洲市在1949年解放时，还是一个七千多人口的小集鎮。那时候，集鎮四周是一片荒地，景象十分凄凉。反动政府在这里修

筑铁路时，乱取土方，挖了许多沟坑，年深月久，都变成了臭水塘和污水沟；镇区则粪缸林立，垃圾如山，到处都是肮脏、齷齪。当时株洲流行一首这样歌谣：

“天晴三寸土，
落雨一身泥，
粪坑臭水遍地是，
苍蝇蚊子到处飞。”

因此，群众称之为“五多市”（臭水沟、塘多、污秽垃圾多、苍蝇蚊子多、露天厕所多、流行疾病多）。环境卫生不好，因而人畜疫病流行。1947年流行霍乱，一次死亡达三百余人；镇区附近的陈家塘地区原有32户人家，经过一场疫病，死得只剩下三个人了。旧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真是不堪回首。

解放后，株洲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这里的生产建设飞跃前进，截至1958年，已建设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了。卫生工作在这里也和其他工作一样，有了迅速的发展，早在1953年，即已消灭了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1958年广泛深入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在一年之内共消灭老鼠210,621只，麻雀108,292只，蚊子1,724.9斤，苍蝇65,961.5斤，卫生积肥101,780,717担，疏通沟渠4,348条，长达815,182公尺，修建沟渠三百余条，长达8华里，填平坑洼207处，长188,627公尺，拆除并修建厕所5,537个。由于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蓬勃开展，城市卫生面貌焕然一新，街道巷内已无果皮纸屑和积水垃圾，粪缸、粪坑和粪桶、尿桶都不再存在了。家家户户，室内院内都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沟渠也疏洗得清清洁洁，真是家家户户窗明几净，四壁无尘；讲卫生爱清洁，已在群众

中形成了新的风尚。过去的“五多市”，现在成了一个清洁、美丽的“四无市”了，也流行一首新的歌谣：

“白天见不到麻雀飞，
夜间听不到老鼠吵，
处处无蚊蝇，
清洁卫生好。”

随着“四害”的消灭和环境卫生彻底改善，各种疾病发病率也显著下降，有的接近消灭。以1957年发病率作对照：1957年脑炎为0.1%，1958年为0.037%；1957年麻疹为3.9%，1958年为1.8%；1957年疟疾为0.1%，1958年为0.03%；1957年流行性感冒为4.43%，1958年为2.5%；1957年传染性肝炎为0.464%，1958年为0.12%，此外，痢疾、肠炎等也均有显著降低。

由于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取得了胜利，减少和消灭了疾病，大大保护了人民健康，促进了生产建设，过去许多厂矿企业，工人出勤率只80%左右，现在都达到97%以上；郊区农民也很少没有出工的了，有的生产队连妇女也是百分之百的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

一年来株洲市除四害讲卫生运动获得巨大成绩，主要有如下几点经验。

党政领导亲自挂帅，亲自上阵

党政领导亲自挂帅，分层负责，现场指挥，并亲自参与战斗，是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取得胜利的決定关键。株洲市認真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指示精神，把除四害工作作为文化革命，改造国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市委、市人